

一次扭转局面的伏击战

——龙家寨十万坪大捷

■王凤春 魏红艳

1934年11月16日,为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并创建新苏区,刚刚会师的红二、六军团近8000名指战员向湘西地区发起攻势,在永顺县龙家寨十万坪谷地设伏,歼灭湘西国民党军2个旅大部,毙敌10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2200余支长短枪及大量马匹物资。此次战斗成为扭转红二军团离开湘西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称“龙家寨十万坪大捷”。

据实量兵,力请中央兵合一处统一指挥。1934年10月26日,红二、六军团在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会师后,两兵团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把湖南、湖北两地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立即结合当前敌情、敌情和内外环境,研究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

从我情来看,红六军团当时只有3300余人,其中包含300余名伤病员,西征途中干部牺牲较多,部队建制已不全。红二军团自退出湘西革命根据地以来,辗转约3500公里,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追击拦截,战斗伤亡较大,部队由出发时的1.4万人减员至不足4000人,军政干部损失严重。两军团实力较为虚弱,不仅亟须休整、医治伤病员、补充粮草弹药及换装,也需要补充与调整军政干部,充实基层力量。

从敌情来看,湖南军阀何键的主要兵力正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湖北军阀徐源泉部主力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一带;红二、六军团当面之敌只有被称为“湘西王”的陈渠珍部。贺龙认为,若按中央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黔边界的松桃、乾城、凤凰一带,去捅颇有头脑、擅长用兵的陈渠珍老窝,在兵力与火力均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属实难操胜算,很难在湘西站住脚。而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是我党和红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当地的社情、民情十分有利于我军展开活动。如果两军团兵合一处出湘西,形成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的态势,



位于湖南省永顺县万坪镇的十万坪大战指挥部旧址。

那么能有效地予敌重创打开新局面。

两军团首长认为贺龙的分析是正确的,遂决定依照他的建议向中革军委发出以下电报:“……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败任何一个支队的。”此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0月28日,在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下,湘西攻势的冲锋号正式吹响。11月7日,两军团轻松拿下永顺城并开始休整。

依地设伏,诱敌骄敌诱敌钻进十万坪“大口袋”。为打击进入湘西的红军,陈渠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派出周燮卿旅、龚仁杰旅、杨其昌旅及皮德培部1个团共1万余人,分4路向永顺扑来。

在敌军兵力数量大、机动能力强、火力武器精的情况下,在县城里交战明显对我军不利。贺龙认为,当面之敌虽有兵力火力的优势,但也有存在恃敌骄纵、派系复杂、指挥协调不统一等弱点。而战场上的胜利是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充分发挥主观有利因素,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才能摘取胜利果实。具体到本次行

动上就是:我方先撤出永顺县城,采取示弱骄敌、诱敌深入的策略,把敌人引到我方预设的有利地点,选择恰当时机打一个快速歼灭战。

11月13日,国民党军逼近永顺城时,我军主动放弃永顺城向北撤退,诱敌尾追,寻机歼灭之。红二、六军团一面以一部兵力与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时而丢弃几支枪和一些物资,骄纵敌人;一面边走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16日清晨,我军在永顺城北45公里处的龙家寨选中了伏击点。这是一个南北长15里、东西最宽处4里的谷地,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此处四周环山,地势平缓,树林茂密,既能容纳大量敌军,又利于我军隐蔽和出击。

选好伏击点后,红二、六军团首长开始布设“大口袋”:军团指挥部设在毛坝附近;红二军团负责“兜底”,第4师埋伏在谷地东北端高地,第6师部署于谷地西北端高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成对角态势,第49团为左翼,位于最南端高地,负责诱敌的第51团位于阵地南端右翼,与第49团合力扎住“袋口”,第53团居于阵地之中稍侧后。

瞄准时机,于敌松懈之时发起快攻猛攻。部队在永顺城休整期间,贺龙在

敌情研究会上强调:“这是我们两个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湘西北站住脚,能不能有力地支援红一方面军,一定要打好,要打个歼灭战。”选中伏击地域后,他还在各师、团埋伏点进行现地“教学”,叮嘱各级指挥员:打埋伏要隐蔽好,打冲锋要突然、迅速,“快、准、狠,缺一不可效果会打折扣”。

16日下午4时左右,疲惫不堪的敌先头部队龚仁杰旅和周燮卿旅进入十万坪谷地,准备在此地埋锅造饭宿营。敌军放松戒备之时,正是我军发起猛攻之机。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间总攻发起,军号声与呐喊声齐鸣,埋伏在谷地四周的红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般向敌军突袭。红六军团率先从侧翼向敌军拦腰截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顿陷混乱,而后红二军团从正面迎敌,猛攻猛打敌军前卫龚仁杰旅,两个军团以强大火力将敌军压制在谷底。敌2个旅无险可守,到处乱扑,其优势火力也无法发挥作用,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与抵抗。战斗至晚11时左右,敌军大部被俘虏或击毙,残部向龙家寨逃逸。

夜色中,红二军团第6师第18团和红六军团第51团一口气追出10余里,在把总河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构筑工事企图阻击。红军两个军团的两支部队在萧克的指挥下,瞬间拧成一股力量,战斗不到2个小时,歼灭杨其昌旅大部。短暂而激烈的夜战过后,红军官兵继续追歼逃敌。18日,红军重新占领永顺城。

龙家寨十万坪伏击战,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它不仅鼓舞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改善了我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和调动了国民党军队,有力地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更为尔后东出继续发展湘西攻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史说新语



晋察冀军区修械所工人生产情景图。

开创自造火炸药先河

——晋察冀根据地兵工厂

■包婕 何锐

以后,晋察冀的手榴弹由装填黑火药阶段逐步进入装填高级炸药的阶段,大大增强了手榴弹、地雷的爆炸威力。

晋察冀边区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就是在一无合格生产原料、二无必要设备装置、三无技术资料参阅的战争环境下,闯出了一条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发展军工生产的道路,生产出大量枪支弹药,有力支持着华北战场的抗日斗争。

形成体系,贡献较大。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工业起步早、发展快,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系统完整的兵工生产体系。制造出的手榴弹与地雷,不仅供应正规部队,也供应民兵使用,根据地成为“人人有弹、村村有雷”的模范抗日区,在粉碎日军的“扫荡”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为彻底战胜日寇作出巨大贡献。

1944年,日本经济濒临崩溃,被迫收缩兵力。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晋察冀军区下设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军工生产实行以二级军区为主,工业部为辅的管理体制,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和直属5个兵工管理处,各管理处下设子弹

厂、化工厂和机器厂等3至5个兵工厂,按地区配套生产地雷、手榴弹、子弹、炮弹和炸药。

据晋察冀军区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全军区下属各兵工厂在1945年7月至9月的生产能力为:冀察、冀晋可造无烟火药2400斤;冀晋、冀察、冀中,直属可造小炮弹1万发、掷弹筒50个;冀晋、冀察、冀中可造黄色炸药手榴弹18万枚、黑色炸药手榴弹5万枚、复装子弹28万发;冀晋、冀察、冀中,直属可造硝酸甘油1000斤、硝化纤维素2700斤。1945年8月中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对日伪军发动战略反攻,各兵工厂(所)制造的枪炮弹药,保证了作战的需要。仅此一仗,就歼敌4500余人,缴获火炮8门。

不仅如此,晋察冀根据地培养的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还被派往晋冀鲁豫、胶东等根据地传授经验,在各地建立起缸塔式制酸工厂,进而建立起系统的化工体系,成为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有力保障。这些成果,代表了晋察冀根据地甚至八路军军事工业的最高水平,在人民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历史剪影

水缸制硫酸

生产火药离不开硫酸。抗战时期,制造硫酸的主要方法有铅室法和接触法。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敌军严密封锁之下,这两种方法使用到的原料都很难获取。

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技术研究室张方等人发挥聪明才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根据地常见的水缸代替铅室,用煤油灯罩联接起来做蒸馏管,把水缸重叠起来做反应室。他们经过反复试

验,创造了“缸塔法”硫酸生产新工艺,终于在根据地成功制造出了硫酸。

1940年6月,晋察冀根据地大岸沟化工厂生产出第一批优质纯净的浓硫酸。6月30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发来贺电,强调“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建设之主要关键。”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典

期于遏敌之锋,而非期于敌之尽也。

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多样的。《投笔谈》中谈到的这点,指的是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如果能够遏制敌人的进攻势头,对其实施有效压制,迫使其放弃原有的作战目的,直至丧失继续战斗的意志,也不失为一种高效的作战方式。

经典战例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占据了辽中、辽东的大部分土地,努尔哈齐还将都城先后迁至辽阳、沈阳,进逼辽西地区,企图威胁明朝的山海关要塞。1622年,明朝兵部尚书孙承宗调任辽东经略,他采纳了袁崇焕关于修缮加固宁远城的建议,用4年时间打造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1625年,孙承宗被人陷害,新任的辽东经略高第主张撤兵关内固守,却遭到袁崇焕的极力反对。袁崇焕率领军队的1万余人固守宁远城。努尔哈齐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良机,在1626年正月,他率领10余万金军大举西进,兵临宁远城下。

此前从未亲自指挥过一场战斗的袁崇焕,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军,反而表现出如一位老将般的沉着与冷静。他深知宁远城虽小且是孤城突出,但这座城池的防御工事是他多年来一点一点指导修筑的,尤其是城池四角部署的11门红夷大炮,其各项技术性能在当时属于世界先进水平。此外,他还特地从广东老家调来了火器把总彭彭古,此人曾接受葡萄牙炮师的训练,对火炮操作使用的经验丰富,在宁远军中专门负责训练炮手。

在金军围城的第一天,袁崇焕就命令部分火炮趁夜射击敌军大营,结果“一炮歼虏数百”,给努尔哈齐一个下马威。次日,金军大举攻城。为防止火炮袭击,他们专门制作了以厚木为挡板、以牛皮为蒙皮的“桶车”,掩护步兵前进。对于敌军此举,袁崇焕早有准备,在战前,他就已经命人测量好距离和角度,将炮口对准金军冲锋的必经之路。敌军一动,大炮开火,结果“每炮中所,糜烂可数里”,就连看似坚固的“桶车”也如“拉朽”一般不堪一击。

金军士兵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火炮,一天下来,虽然伤亡情况尚可承受,但是士兵的内心已经濒临崩溃。第二天,努尔哈齐再次下令攻城,一向以彪悍著称的“满洲勇士”却徘徊在大炮射程之外、不敢上前。即使“酋长持刀驱兵”,士兵也是“仅至城下而返”。努尔哈齐见状,只好下令撤军。

看到金军撤退,部分明军将领主张出城追击。袁崇焕却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有坚城大炮,而且金军的主力并未受到太大打击,一旦贸然出击,无异于送肉上砧。既然打退了敌人的攻势,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实现,见好就收、及时整补,才是当下应该进行的主要工作。

战例解析

宁远大捷不仅稳定了关外局势,增强了明朝军民抗击金军的信心,还让红夷大炮名声大噪。袁崇焕对战斗节奏的把控,和对兵力、火力的恰当运用,使明军作战始终围绕“遏敌之锋”展开,而不去刻意追求“敌之尽”的目标,打了一场利己不利敌的有限作战,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正确理解作战目的。战争是最为激烈的实践活动,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是影响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为将者,民之司命也。如果指挥员对作战目的模棱两可或知之甚少,不知进而谓之进,不知退而谓之退,无异于

从遏敌之锋看有限作战

——袁崇焕击退金军的宁远大捷

■晏圣林 苏波

“靡军”之将,是战场上的“瞎指挥”。而实现作战目的的前提条件,是正确理解作战目的,并通过一系列战斗行动促使战局朝着计划的方向发展。宁远之战,袁崇焕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作为一支外孤军的统帅,他只能能够迫使敌军撤退,就已经完成了作战任务,因而所有的指挥活动都朝着这个目标聚焦。火炮以震慑敌人,坚守以耗敌斗志,并能够克服胜利带来的轻敌情绪,继续坚守城池,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合理进行层次划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根本上说,战争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不期于敌之尽”,从战略层面来讲,如果有其他效率更高、损害更小的方法,可以实现政治目的,那么战争就不会成为必选手段。然而,从战术层面看,作战单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斗行动,通过杀伤手段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始终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基本途径。倘若不分层次、盲目强调“不期于敌之尽”,那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曲解,也会在实践过程中丧失对局势的掌控能力。抗美援朝战争的停战谈判开始之后,中央对于打和谈的问题有十分明确的指示:“争取停,不怕拖,准备打。”如果能够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固然好,但是也要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不能有任何寄希望于谈判求和的心理,而要树立通过武力手段使对方接受和平条件的坚定信念。

掌握有效遏敌手段。军队的战斗力,是实现作战目的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证,是掌控战争局势的定海神针。在任何情况下,失去了强大的战斗力支持,也将很难具备继续战斗的底气。宁远之战中,袁崇焕和他率领的少量军队,之所以敢在没有后盾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拥有坚固的城防和先进的红夷大炮是重要原因。此外,明军常年在此经营,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各种防御部署和掩护救援措施早已炉火纯青,是一支具有较强防御能力的部队。金军攻城,原有的骑射优势很难发挥,在伤亡陡增、毫无应对之策的情况下,士兵的畏战心理逐渐凸显,战斗力水平下降明显,兵败撤军也是必然。



广东省东莞市袁崇焕纪念馆内的袁崇焕石雕像。